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冰心文选·儿童文学卷/王炳根选编.  
—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07. 10  
ISBN 978-7-5334-4836-3

I. 冰… II. 王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  
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作品综  
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 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5032 号

冰心文选·儿童文学卷  
王炳根 选编

---

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: 350001)

电话: 0591-83733693 83726971

传真: 83726980 网址: www.fep.com.cn)

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: 350012)

开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8.25 印张 193 千字 2 插页

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 100

ISBN 978-7-5334-4836-3 定价: 17.00 元

---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 
请向出版科 (电话: 0591-83726019) 调换。

# 目录

前言：

童心与优雅/1

——冰心的儿童文学 王炳根

## 【第一辑】

国旗/12

寂寞/15

好妈妈/27

陶奇的暑期日记/32

小桔灯/115

回国以前/119

## 【第二辑】

寄小读者/129

通讯一 抱病又将远行/129

通讯二 为小鼠而落泪/131

通讯三 旅行的开始/133

通讯四 抵达上海/135

通讯五 想念母亲/136

通讯六 说出小孩子关心的事情/139

通讯七 从日本海到慰冰湖/  
141

通讯八 慰冰湖归来/145

通讯九 病中愁思/148

通讯十 同声赞美母亲的爱/  
157

通讯十一 山中圣诞/162

通讯十二 思念母亲/167

- 通讯十三 童心来复/171
- 通讯十四 沙穰的生活/176
- 通讯十五 沙穰的女孩子/181
- 通讯十六 青山的景色与心情/184
- 通讯十七 积雪中的蒲公英/190
- 通讯第十八 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/191
- 通讯十九 爱与同情/201
- 通讯二十 大西洋岸/206
- 通讯二十一 白岭深处/209
- 通讯二十二 威叩落亚的传说/212
- 通讯二十三 怀念中国的节日/214
- 通讯二十四 海上的女儿/217
- 通讯二十五 赞美所见/221
- 通讯二十六 美东的风光/224
- 通讯二十七 车过沙穰/228
- 通讯二十八 还家的女儿/231
- 通讯二十九 故国新秋/232
- 山中杂记/236
- 遥寄小朋友
- 再寄小读者/251

## 前 言

# 童心与优雅 ——冰心的儿童文学

王炳根

在中国，儿童文学起步较晚，儿童文学的概念也来得晚，与侦探文学始于爱伦坡一样，似乎是可以数到它的始发日期。冰心说，她小的时候居于烟台一隅，山与海竟成了儿时的伙伴，求知的年龄却是无书可看，私塾的课程之外，只得抱着《西游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啃了起来。如果我们不把神话故事、志怪小说算在内，那时确实没有什么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了。

五四新文化运动改变了这种现状，催生了儿童文学的发生。对“儿童的发现”成了现代启蒙精神感召下的“人的发现”的重要内容。那时叶圣陶先生是理论上的倡导人，也是创作中的实践者。叶圣陶先生于1921年11月创作的《小白船》和1922年6月创作的小说《稻草人》，一般被视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发轫之作。的确，稻草人的形象极适合

儿童的阅读兴趣，所作描写也能引起儿童的同情心，但是，这之前冰心的《庄鸿的姊姊》（1919年12月27日）、《国旗》（1921年3月12日）等小说，则可能引领了现代儿童文学的先河，作品中塑造人物所用的语言、所作的描写与寄寓的趣味，已经具备了后来儿童文学理论所概括的基本要素。那时，在唤醒国人的意识中，少年儿童逐渐受到了重视，因为他们是国之后人，唤醒少年儿童也是唤醒祖国的未来。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北京《晨报》副刊，在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上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开辟了“儿童世界”的专栏，发表有关适合儿童阅读的各类文章，冰心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有意识地进入了为孩子们写作儿童文学的新领域。

所谓“有意识地进入”，在当时，并非是儿童文学理念的推动，而是源于对孩子们的承诺。冰心自己是这样说的：

一九二三年，我大学毕业时，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的奖学金，到美国去留学。那时有很多小孩要求我给他们写信。我在家中的地位也很特别，我是长女，还有三个弟弟，最大的弟弟比我小六岁。所以，在我家从早晨到晚上有很多兄弟们的小朋友来玩。我给他们讲故事，也帮助他们学习。有时，对于特别淘气的小弟弟也要打一打。我去美国之前，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说：“你到美国去，要常常给我们写信。”当时我曾在北京《晨报》上刊载过一些小说、散文。在他们开设了“儿童世界”专栏之后，《晨报》的编辑在访

问时对我说：“你给小孩们写的信，能否先给我们发表？”那些已经发表的信就是现在的那本《寄小读者》。<sup>①</sup>

由于《晨报》副刊的介入，冰心的承诺是双重的，即是对孩子们也是对刊物。《寄小读者》这部中国现代儿童的奠基之作，最先便是以“寄儿童世界小读者”的形式，一篇一篇地发表出来的。当时的反映非常强烈，追读的人很多，不止是小读者，青年、中年知识阶层的人甚多。写作的过程中，冰心生病，不能及时应篇，以致只得将“家书”拿到“儿童世界”中去发表（通讯九便是写给父亲的信）。后来这部书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“小读者”。

《寄小读者》于1926年结集出版，一年之内便印了13次，发行量很大。可见冰心的儿童文学是很受人欢迎的。也就在同时或前后吧，与当时大量的外国文学被译成中文一样，丹麦的安徒生也登陆了。安徒生的儿童文学完全有别于冰心的儿童文学，他以童话的方式展开对世界的想象，但安徒生的“登（陆）不逢时”，那种天真烂漫的游戏精神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，构成了极大的反差，被斥责为逃避现实，躲向“天鹅湖”、“美人鱼”的乐园里去了。直到五十年代才由叶君健复活了他。来自东欧德国的雅科布·格林与威廉·格林的童话，从《青蛙王子》、《灰姑娘》到《白雪公主》、《小红帽》，也在三十年代被引进。不用说，这些童话故事在八十年代之前，几乎占据中国儿童文学的

半壁江山。国人原创的儿童文学，与冰心同时代或之后的，先后有叶圣陶、陈伯吹、严文井、徐光耀、郭风等，再晚一些有郑渊洁、秦文君、曹文轩等，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。而与之同时，《铁臂阿童木》、《唐老鸭与米老鼠》等等动漫不断登陆，这时候儿童文学概念的包容量便越来越大，适合儿童阅读、有着儿童特点的不仅仅是小说、散文与诗，更多的体现为童话、寓言、科幻与动漫等等，网络游戏还不包括在其中，已经让儿童文学变得光怪陆离了。现在不是发愁孩子没有东西可看，而是可看的东西太多，太怪甚至变得可怕了，以致到了有害于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程度。

仅仅也就是一百年左右的时间，儿童文学竟生长得如此横蛮。

回过头去看看最初的儿童文学，看看冰心的儿童文学，有人也许要发问，那也是儿童文学么？不仅是最初，不仅是《国旗》与《寄小读者》等，直到晚年，冰心还在写她的“寄小读者”，从未曾改变初衷。冰心并不是一个守旧主义者，她多次谈到她与儿童文学的关系，她的创作经验与她对儿童文学的看法，她说，她虽然没有写过童话寓言、编过儿童剧，但是她为孩子们写作一直是真诚的，她为孩子们写作，总是“眼里有儿童，心中有儿童”。可见她的儿童文学创作，有她自己理念的支持，这种理念与创作的实践，使她的儿童文学独具一格，有着“冰心体”的鲜明特征。



## 儿童中的一员

冰心最初的儿童文学写作，不是站在作家的立场，不以冷静、客观的叙述者出现，而是将自己视为孩子中的一员，“弟弟们的姐姐”，这是她为自己量身订作的身份。在《寄小读者》通讯一中，冰心便对似曾相识的小朋友们开宗明义地表示：“我是你们天真队里的一个落伍者——然而有一件事，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：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，现在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。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时为止，我恳切的希望你们帮助我，提携我，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，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！”这种“曾是一个小孩子”“仍是一个小孩子”的定位，以朋友交谈方式的写作，显得相当的亲近与亲切，亲切的柔声细语的交谈，对孩子们而言，最易入耳入心，它比冷静的叙述有着更大的亲和力。在《寄小读者》计有29篇通讯中，作者全部取这种立场与身份，几乎篇篇都与小朋友们“打成一片”，语言的直接交谈，使作品的接受者如沐春风。冰心写作《寄小读者》时，是在23岁至26岁之间，但她所采取的立场，却是与这个年龄无关的，因为就是在八十岁之后，她仍然将自己视为孩子们中的一员，“我想从一九八一年起，病好后再好好练习写字，练习走路，‘生命从八十岁开始’，努力和小朋友们一同前进！”<sup>②</sup>

实际上，冰心写作儿童文学有很强的功利性，即是对儿童知识的灌输与心灵的熏陶，其如大自然的知识、山川河流的知识、异国他乡的风情等等，其如爱与同情心的教育，对人的同情与对祖国、人民的爱等等，甚至于基本的

环境知识与道德规范，都会随时出现在她的作品里。这种教育还不是隐藏在文字之上、之中或之下，而是直接的语言输出，这对文学作品来说，是种冒险，弄不好便可能让小读者“落荒而逃”。但冰心却是没有成为不幸的说教者，除了语言的魅力之外，很重要的便是身份的定位起了作用，你们中的一员，随时将自己摆进去、并且时常自责与自我检讨，从而使她逃离了说教者的危险境地，而与孩子们亲切相处，并让孩子们在平等的精神状态下，得到知识与心灵的启迪。

写作立场与身份的确定，深层的意识中是一种平等的人文观念，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有时则可能高高在上，或自以为是先知先觉者，是教育者，是尊者，对懵懂的孩子，极易充当牧师与教练的角色，面命耳提还洋洋得意。冰心从学生时代为孩子们写作，到德高望重的晚年，始终与孩子们保持了一种平等的姿态，纵是在与孩子们交谈时，也不坐沙发不坐靠背椅，她有一张小凳，那是用来与孩子们交谈时打坐的，用她自己的话说是，“要尊重他们，了解他们的自尊心，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来对待。”体现在她的儿童文学作品中，无论是小说，还是散文、诗，都像是在与孩子们“平起平坐”，轻声细语地说着发生在他们身边和他们感兴趣的事情。

### 好奇与童心

儿童文学最重要的特征是要引起孩子的阅读兴趣，故事、寓言、童话与科幻作品等，在文体上具备了这个特征。白雪公主的命运，卖火柴的小女孩擦亮最后一根火柴会怎



么样，哈利·波特进入魔界后的奇遇等等，这些都吸引着孩子的眼球。而在冰心的儿童文学中，没有这些文体，没有寓言与童话，虽然她也写小说，但那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曲折，小说散文化，这都使她的儿童文学作品有些“先天不足”，如何提得起孩子们的兴趣？

冰心的法宝是作品中始终跳跃着一颗童心，对任何事情都充满着好奇。好奇是孩子的本色与天性，对万事万物的好奇，便是孩子的兴趣所在。以好奇的心态去描写与叙述，同样可以引起孩子的兴趣，这与童话、寓言、故事有同工异曲之处。童心与好奇是相连的，有了童心才可以见到好奇的事物，好奇的事物往往是被童心点亮的。比如，船行太平洋，海天一色，半月的远航，不同的心境则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感受，有的视为枯燥乏味，有的感觉苦不堪言，怀有一颗童心的冰心，对什么都新奇，海的色彩、日出与落日时的变幻、追逐船行的飞鱼与海鸟、站在船舷抛沙袋，甚至台风来了竟上了船的最高层体验海的威与怒。在冰心的眼里，大海真是绮丽无比：

出了吴淞口，一天的航程，一望无际尽是粼粼的微波。凉风习习，舟如在冰上行。到过了高丽界，海水竟似湖光。蓝极绿极，凝成一片。斜阳的金光，长蛇般自天边直接到阑旁人立处。上自穹苍，下至船前的水，自浅红至于深翠，幻成几十色，一层层、一片片的漾开了来……小朋友，恨我不能画，文字竟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，写不出这空灵的妙景！<sup>③</sup>

哪怕一些细小的事情，也会引起怀有童心的冰心的好奇，一朵花、一只小鸟、一片云彩，都会被她描写得生机盎然，洋溢着生命的活力。至于像美国、意大利、英国、法国、苏联等异国的风情，像祖国的壮丽河山、水库大坝、建设工地等等，也被冰心叙述得气象万千、妙趣横生。这一切，与儿童的童心是相通的，无疑也都是孩子们的兴趣所在。晚年时，有人开玩笑问冰心：“您这么大年纪，为什么还有一颗童心？”冰心的回答是：“搞儿童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，慈母的心，要有人的感情。”在她看来，没有这种童心，没有一种在任何事物面前的好奇，是写不出受儿童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品的。这大概就是冰心的儿童文学作品没有很强的故事性、没有孩童的幻想，却能引起孩子们莫大的兴趣，成了一代又一代的小读者常读不衰的作品的重要原因吧！

#### 优雅文本

在儿童文学作品中，我们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趣味文本，但是我们不容易找到优美的文本。优美对孩子们来说，也许高雅了一些，相比之后，趣味横生的文本更能受到孩子们的青睐。所以，明确意义上的儿童文学，多以趣味文本取胜。

冰心二三十年代的写作，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、诗，曾被人概括为唯其独有的“冰心体”。“冰心体”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唯美的文体，意境美、文字美、人物美，她的作品中没有坏蛋与恶魔，最多是有一二个专制一些的家长



或缺少一些教养、爱打牌的妇人。冰心的儿童文学作品同样是如此，唯美的！从她描写的对象与事物，到她的语感与语气，从她创造的文学境界到传递给小读者的方式，无一不是清新而优美，我们在她的儿童文学作品中，甚至难以找到像《稻草人》中的“小害虫”。

寒暑表降到冰点下十八度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在廊下睡觉。每夜最熟识的就是天上的星辰了。也不过只是点点闪烁的光明，而相看惯了，偶然不见，也有些想望与无聊。

连夜雨雪，一点星光都看不见。荷和我拥衾对坐，在廊子的两角，遥遥谈话。

荷指着说：“你看维纳司（Venus）升起了！”我抬头望时，却是山路转折处的路灯。我怡然一笑，也指着对山的一星灯火说：“那边是周彼得（Jupiter）呢！”

愈指愈多，松林中射来零乱的风灯，都成了满天星宿。真的，雪花隙里，看不出天空和山林的界限，将繁灯当作繁星，简直是抵得过。

一念至诚的将假作真，灯光似乎都从地上飘起。这幻成的星光，都不移动，不必半夜梦醒时，再去追寻它们的位置。

于是雨雪寂寞之夜，也有了慰安了。<sup>④</sup>

这样的文字，你看了感觉会如何呢？或者说在儿童文学中可以寻得见这样优美、空灵而又意味无穷的句子么？

我认为，这种干净清澈的文字，给孩子以心灵纯净的陶冶的文字，是冰心儿童文学最大的特色，这种文字同时可以给成人阅读带来纯化与宁静。这也是她的儿童文学作品拥有大量的成人读者的原因。

哪怕是在她退尽铅华的晚年，哪怕是写很实在的小事，落在她的笔下也是很美的、也是富有意味的。一个春日里，作者随了外宾到颐和园游览，满园的孩子尽情玩耍，而在昆明湖长廊的尽头，年轻的女工正在低头清扫地上的纸屑，这时作者想起了周总理在夜深人静之时与清洁工握手的图画，感叹着“能不能在公共游憩观赏的地方，多注意一些公德，多讲一些清洁卫生，来减少一些清洁工人的辛苦呢？”（提问式的而不是指责式的，冰心在美的文本中，在温婉的话语中，传递着一种做人的道理。）

如果说孩子的本性不易贴近优美，不易享受静美，而自小阅读一种养眼也养心的美文，这大概是诸多家长为孩子做出的一种选择，如果这种选择与孩子们的也有文静的另一面发生了联系，那么，冰心的优美的儿童文学，便会在宁静的夜晚，像繁星般在幼小心灵的天空中闪烁了。这时，冰心优美的文本，在儿童文学诸多的趣味甚至怪异的文本中，显示了她的生机与永恒的魅力。

这么说来，最初的儿童文学、冰心的儿童文学，到现在，不仅有研究的价值，同样也有阅读的价值！

2007年3月27日写于冰心文学馆



---

①冰心：《我和小读者》，《冰心全集》第七卷，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。

②冰心：《三寄小读者·以信代序》，《冰心全集》第六卷，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。

③冰心：《寄小读者》（通讯七），《冰心全集》第二卷，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。

④冰心：《山中杂记——遥寄小朋友》，《冰心全集》第二卷，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。

## 【第一辑】

### 国 旗

笔筒里的一幅小小的国旗，低低的垂拂着，——无论什么时候，我抬起头来看见他，总觉得有一种庄严兴奋的感情。世界上也只有这样小小的巾儿，才能触动这种不可抵抗的感觉！

夕阳到了地平了，霞光漾进窗里来，墙外隐隐的听见跳跃笑语。膝上的一本书，正看到很费解的一段，不禁抬头凝想着。忽然看见小弟弟，自己呆呆的，坐在对面椅子上发怔。我



冰心一生都与小孩子为伍，都在为小朋友写作。这是她与孩子们在一起过生日，吃蛋糕。

便放下书，笑着问道，“你一个人，进来坐着做什么？谁和你怄气了？”他慢慢的挪了过来，倚着椅背儿，生着气说，“二哥哥说我了……”我说，“他说你什么了？”他说，“他不许我和武男玩，他说我要和武男玩，人家就要笑话我；从前我和杰蒙玩，也是他给……他说杰蒙是德国人，我们同他们是什么交战国，他不许我理他，现在他又不许……”正说着二弟连忙从外面进来，哄着小弟弟说，“我劝你不要和武男玩，不是说你，是怕你叫同学们笑话。”小弟弟牵着二弟的手，低着头说，“你平日也有朋友，怎么人家都不笑话你？”二弟笑了，说，“我的朋友都是中国孩子，武男却是……，小弟弟！你忘了上次我们听的演说么？学生要爱国！”小弟弟想了一会儿说，“他也爱我们的国，我们也爱他们的国，不是更好么？各人爱各人的国，闹的朋友都好不成！我们索性都不要国了，大家合拢来做一国，再连上杰蒙……”

二弟忽然从笔筒里，拿出那一柄国旗来，放在小弟弟的手里，凝视着他说，“小弟弟，你爱这国旗么？”小弟弟低低的说，“我——我爱这国旗！”二弟说，“你还小呢，你只懂得爱朋友，不懂得爱国。也罢，现在你爱这国旗罢，不要再出去了！”小弟弟也不言语了，接过旗儿来，两个弟兄牵着手儿，并着肩儿站着。

我看着他们，一声儿不响，心中起了一种异样的热烈的感觉。

细碎的木屐声音近了，一个白胖的小脸儿，露在外院的门边，小头儿点着，小手儿拿着小旗儿招着，二弟指给小弟弟看，说，“你看武男也拿着他们的旗儿呢，人家都懂得爱国！”小弟弟看着二弟，看了一会儿，也便摇着头儿，招着旗儿。

一样可爱的小脸儿，一样漆黑的头发，一样黯寂可怜的

神儿！

两个孩子，隔着窗户，挥着旗子，却都凝立不动。

我看着他们，一声儿不响，心中另起了一种异样伟大的感觉！

国旗呵，你这一块人造的小小的巾儿，竟能隔开了这两个孩子天真的朋友的爱！

这小小的巾儿，百千万面，帐幕般零零碎碎的隔开了世界上的，天真的，伟大的爱！人类呢，都蒙蔽在这百千万面的旗影里，昏天黑地的，过那无同情，不互助的生活！

“小弟弟，你出去和你的朋友玩罢，国旗算什么？”

两个旗儿，并在一处，幻成了一种新的和平的标帜。两个孩子拉着手，并着肩，向着晚霞边的草场走去。

我拊着二弟的肩，目送着这两个孩子，走入光影里，还隐约听见他们说，“我们索性都不要国了，大家合拢来，再连上杰蒙——”

二弟慢慢的回过头来，看着我说，“姊姊——大家合拢来……朋友的爱，是比国家的爱，更……我的话说错了！”

书还在桌子上，刚才凝想的那一段，又跳上眼帘来：

“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……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！”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《晨报》1921年3月13日，后收入小说集《去国》。）

